

007 的 功 勋

王化成 于华烽等著 曹凤凯执笔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杨治经

封面设计：赵海青

插图：王纯信

007 的 功 勋

王化成 等著 曹凤凯 执笔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4 字数：190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80557—061—2 / I · 34 定价：3.20元

内 容 简 介

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是解放战争期间的大后方。本书以1945年日寇投降至五十年代初为背景，运用历史纪实小说形式，从不同侧面展示这个阶段复杂尖锐的斗争情况。书中情节迭宕起伏，引人入胜：一大批公安干警为保人民政权，在隐蔽战线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事迹，感人肺腑，令人难忘。

功于国家 福及子孙

为《〇〇七的功勋》一书作序

李根深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饱受14年亡国奴之苦的东北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然而，国民党却要重新挑起内战，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抢先派出党政警特要员窜到哈市，收编日伪残余武装，组织建军，利用反动会道门组织，企图先于我党占领哈尔滨。一时，哈尔滨上空乌云笼罩，形势极为严峻。

1946年4月，我党军事力量进驻哈尔滨，国民党要员被迫撤离，哈尔滨人民获得了彻底解放。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留下一大批潜伏力量，这些人伺机蠢动，妄图进行破坏。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从1945年至五十年代初期，哈尔滨市公安政法系统的广大干警，在党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下，在这条隐蔽的战线上出生入死，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为人民建立了殊功伟业，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正是由于这些英勇的斗争，哈尔滨政权才一直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进而为全国的解放发挥了大后方的作用，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参与本书创作的多是当年亲自参加指挥和侦破工作的老

战士。他们不顾年高体弱，查阅档案，集思广益，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纪实小说形式，奉献给读者。这是功于国家，福及子孙的创举，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书中生动地描写了隐蔽战线的复杂斗争过程，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干警的形象，读后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失为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当前，哈尔滨市人民正在党的十三大路线指引下，全面深入进行改革，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同样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项使命，阅读这部作品，了解一下哈尔滨的过去，特别是建立巩固的人民政权的斗争历程，这对夺取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无疑会大有裨益的。所以，我愿为之作序推荐给广大读者。

1988年11月

目 录

序 言

千里追捕叶永年..... (1)

哈尔滨保卫战..... (34)

智歼“铁血锄奸团”..... (88)

群英擒匪记.....(105)

巧破盗宝案.....(141)

“京华码头”覆没记.....(190)

〇〇七的功勋.....(233)

后 记

千里追捕叶永年

—

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刑警队长张华。他急忙操起话筒：“喂，这是刑警队，请讲。”

“张华同志，请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听筒里传来浓重的河北口音。

“哎呀，是王局长……有任务……我马上去。”

一九五一年春天，朝鲜半岛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激战不息。哈尔滨远离朝鲜半岛，闻不到令人窒息的硝烟，听不到震耳欲聋的炮声，然而，却无时不被这场战争所牵动，城市处于战备状态，入夜实行灯火管制。

张华摸黑，匆匆朝哈尔滨市公安局大楼走去。凭经验，他知道有重要任务等着他。否则，王化成局长绝不会深夜召见自己。王化成局长经常告诫全局同志：侦察员工作辛苦，生活没有规律，难得睡个囫囵觉；因此，没有紧急任务，任何部门不能因为细微琐事打搅他们。

张华推开王局长办公室的门，屋内除王局长外，还有张克平、姜达生处长。大家默不作声，象在思考着什么。“一定是发生了重大案件。要不，首长们也不会深夜聚集在一起，表情还那样庄重。”张华想着也顾不得打招呼，就问：“什么案子？请领导派任务吧。”

“有点先见之明。”王局长说了句笑活，不过，他马上严肃地说：“克平同志，你先谈吧。”

“我先考考你，你答得对，我们才给你派任务。有个伪满警察，这个人五十岁，原籍山东省海阳县，有八个女儿，一个儿子……”张克平处长语气平和地说。

“这是伪满警佐叶永年。”未等张处长说完，张华打断他的话。

王局长见此，显得十分高兴，略显清瘦的脸上绽出笑容：“好哇，张华同志你对叶犯很了解。现在交给你一项艰巨的任务，逮捕叶永年！”王局长这最后一句话，语气坚决，声震屋瓦。

叶永年，是哈尔滨人民切齿痛恨的汉奸、特务。日伪时期，他充当侵略者的鹰犬，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由于效忠日寇，被侵略者授予“最高警察赏”。他罪恶昭彰，哈尔滨人民称他为大霸天。哈尔滨的伪警察中共有“四霸天”。老百姓戏称他们“熘白菜叶”。熘是刘瑞光，白是白受天，菜是蔡圣孟，叶是叶永年，四个伪警佐。“四霸天”之下，有王蕴璞为首的“四大扒皮”、李兆丰为首的“八大打手”。

哈尔滨解放后，“四霸天”之首叶永年去向不明，人们对他的归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说他在天津死了……还有人说……”张华向首长汇报自己听到的说法。

“说他死了，依据是什么呢？无非凭这个。”张处长指指解放前天津的一张小报，上书：

先夫叶公 讳永年府君

悒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时病逝于天

津教会医院距生于公历一九〇一年一月三日享寿四十七岁未亡人叶王氏率孝男 明镜 孝女淑贞等随侍在侧当即移灵教会殡仪馆亲视含殓遵礼成服谨择九月二十三日九时假该馆怀源厅设奠家祭十时大殓 叨在

闻友戚世寅学卿

泣哀此讣 未亡人叶王氏

孝男明镜

孝女 淑贞 淑繁等

时间急促

恕不另讣

族繁不及备载

丧居天津官银号道七号

张华看完这则讣告，王化成局长对他说：“这是我们搞到的报纸。我们分析这里有疑点。通常这种小报是中午出版，供人们晚间饭后茶余消遣。可这讣告上讲，十时大殓。那就是说，这份报纸到了读者手中，叶永年已经殓了。即使想参加他的葬礼，也来不及了。那么这讣告发得有什么用？第二，我们查询天津市公安局，天津没有官银号道七号。从这两点看，发讣告是叶犯搞的鬼，他想金蝉脱壳，麻痹我们。

“张华同志，北京市公安局二处有位叶淑贞同志。这位年轻同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加过‘反饥饿、反独裁，要民主’的示威游行，表现很好，建国后，北京市把她吸收到公安局。她在自传中写道：父业兆翔，山东省海阳县人。日伪统治时期，他曾在哈尔滨当过伪警察……姐妹名字都带淑字……我们查遍敌伪档案，没有叫业兆翔的。根据叶淑贞自传

中写的家庭情况，很象叶永年的家庭。

“解放后，叶永年去向不明，群众揭发他的罪恶的信，



要求严惩他的函，纷至沓来，积厚盈尺。为了镇压反革命，为民雪恨，我们研究，派你进关，逮捕叶永年。

“据讲，‘四霸天’中的蔡圣孟、刘瑞光也在关内，你们要把他们同时缉拿归案。”

“张华同志”，说到这里，王局长停了下来点上了一支烟，深情地望着眼前这位年轻、充满英气的侦察员，十分严肃地说道：“叶犯血债累累，不逮捕他，我们无法向哈尔滨人民交代，无法告慰被叶犯杀害的死难者的英灵。你们此行任务艰巨，远离领导，孤军作战，困难殊难预料，希望你们发扬人民公安战士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紧紧依靠当地公安机关，随时报告情况。”

他看了看表，时针已指向凌晨两点，“你休息一天，然后出发。”

作为一名侦察员，没有比接到任务更激动人心的了。张华哪顾得上休息，当天，他召集他的两位助手——马骥、于利华，商量了一番对策，便登上了南去的列车。

二

列车沿着中长路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急驶。张华无心留意沿途的风光，他的心只萦绕一个问题：叶永年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若活着，他能藏在什么地方呢？王局长给他提供的情况实在太少了，他无法理出头绪。

当列车员报告前方到站天津时，他突然决定先在这儿下车，去了解叶永年下葬的情况。

他们先找到登叶永年死亡讣告的那家报馆。原来这是家黄色报馆，建国后已被取缔了。他们住不顾旅途劳累，在天

津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很快在黄家花园附近找到了在这个报馆供过事的一个旧报人。

旧报人看了眼那张报纸，从老花镜的上框上投出狡黠的目光：“这，这不要什么依据。只要有钱，有钱让登啥就登啥。谁不图挣钱？嘿嘿……，我是说解放前。要不，政府怎么取缔了我们？”

“败类！”张华心中暗骂，走出这个旧报人的家。

查教会医院档案。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没有叫叶永年的人死亡。

查教会殡仪馆，叶永年没在这发丧。

他们不停脚地奔走了四个多小时，查清了“叶永年死亡讣告”是有人故意伪造的。他们断定，叶永年没死。

“哼，叶永年没死，他逃到天涯海角，咱们也得把他缉拿归案。”马骥气愤地说。

“好，咱们马上去北京。”张华看看表，去北京的火车，只差半个小时就要开了。他们匆匆向火车站跑去。

三

一九四六年初冬，北平颐和园。衰草斜阳，山寒水瘦。昆明湖畔，一个身穿长袍、貌似小学教员模样的人，在湖畔踟蹰。他望着满目肃杀的景象，不仅打了一个冷战，尽管飞跑的枯叶埋过了他的脚面，他也全然不理睬。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叶永年。眼前衰草枯杨的景色，撩起了他怀旧之情。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哈尔滨大和旅馆二楼的高间里，传来阵阵日本艺妓凄婉的歌声。哈尔滨日本特高课课长

泉屋利吉愁眉不展，跪在“踏踏密”上，低头独酌。“浊酒一杯家万里”。他从嗓子眼里，迸出一句中国的名句。

这泉屋利吉，是中国通，职业特务。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前，他受上峰之命潜入中国，在上海的租界地里充当巡捕，搜集中国、英国、美国的情报。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后，日本情报部门把他派到哈尔滨市担当特高课长。泉屋利吉在中国长达二十几年，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唐诗宋词、绘画书法等等。他嘀咕出这句，后悔失言，怕引起艺妓的思乡情，便抬眼看了下艺妓们。他这才发现，艺妓们早已泪痕满面。他心中暗叫：“大日本帝国气数尽了。”他斥退艺妓，喊过龟田：“把叶永年找来。”

叶永年受宠若惊，频频给泉屋利吉鞠躬作揖。泉屋笑容可掬，再三让他坐下对饮。叶永年诚惶诚恐地端起酒盅，抿了一口。

“叶君，你是天皇最好的子民。”

“太君，我是愚昧的满洲人，感谢天皇陛下栽培，太君有何吩咐尽管说，为‘日满亲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叶永年仿佛要把心掏出，吮痛舔痔至极。

“叶君，现在战局对帝国很不利，‘老毛子’出兵东北，帝国此番胜败难卜。你在哈尔滨已是人人皆知的人物。帝国爱护一切为帝国效命的干员，为了你的安全和你的未来，我决定命你潜伏到关内去。”泉屋利吉命令叶永年。

“谢谢太君，”说着他又深深地鞠了一躬，“看来太君早有这种打算，要不怎么会在前年就把我家眷送到北平去了。”说着叶永年滴出了几滴眼泪。

“噢，叶君为什么落泪了？”

“您对我的恩典，我永志不忘。”叶永年泪如泉涌，一副奴才相。

“来日方长，我们总会相见的。”泉屋利吉告诉他接头的地点，给他写了范仲淹、晏几道、李白、杜甫的诗，教给了他接头的方法……泉屋利吉告诉叶永年，每月初一、十五，日暮时分，在北平昆明湖畔接头。叶永年来过两次始终没接上头，心中好不焦急。他装作穷困潦倒的教书先生的模样，伫立在那儿，仿佛若有所思，但两眼却收巡四周。

此刻，有个穿腥红斗篷的女人也站在湖边向远处眺望。他心中一热，接头人来了。他朝那个女人走去，那女人瞅了他一眼，缓缓离他而去。叶永年加快了脚步，当离她十几步远时，清清嗓子，高诵：

年年今夜，
月华如练，
长是人千里。

那女人听到声音，站住脚，眼望远方，和诗道：

年年陌上生秋色，
日日楼中到夕阳。

叶永年掏出个日本忠魂塔形状的烟嘴，叼在嘴下，擦着了根火柴，去点烟嘴。

“哎呀，诗翁，你忘带烟了吧？”那女人款款走过来，用肘撑起了腥红斗篷，露出罩衣上硕大的樱花。

叶永年从嘴上拔出烟嘴，笑盈盈地高吟：

宫女如花满春殿，
只今惟有鹧鸪飞。

那女人低眉浅笑，柔声应道：

穿花蝴蝶深深见，
点水蜻蜓款款飞。

“暗号都对！”叶永年站到那女人面前，不无埋怨道：
“你怎么总不来接头？害得我白跑两趟。”

“我知道你来过，那两次我都看到你了。因为你来晚了几个月，我不能马上见你。”那女的说明缘由。

“那是因为……”

“叶永年，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赶快离开这。”那女人厉声说。

“夫人，我应怎样称谓你？”叶永年问。

“先叫我鲍九姨太好了。你今天就去门头沟我开的煤栈。明天我去找你。给你车钱。”

第二天，叶永年站在煤栈门前等到天黑，才看见鲍九姨太坐着小卧车来了。鲍九姨太跳下汽车，昂首挺胸，睥睨前行，一副尊贵夫人的作派。叶永年以为她没看到自己，向前跑了几步。

“天不凉吗？站在这干啥？跟我到卧室去。”鲍九姨太瞅都没瞅他一眼，往前走着说。

叶永年心一跳：鲍九姨太二十六七岁，面貌清秀，身材苗条，楚楚动人。

鲍九姨太把叶永年引进自己的卧室，有两个彪形大汉问：“九姨太，照您的吩咐一切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施行？”

“我先洗漱一下，然后给叶先生接风，那就算最后一道菜吧。”说罢，她朝叶永年笑笑，走出卧室，洗漱去了。

叶永年这才发现鲍九姨太豪华的卧室，摆设得毫无女人

气：没有鲜花、没有香气、连个梳妆台都没有，正面墙上却挂着大幅的油画。那画面令人望而生畏：崎岖的山路上，迤迤而行着军车，路旁浅草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些尸体。那血流，不知为什么画得那么长、那样殷红。画的右上角题字很怪：“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画的左下角写着：“两脚踢翻尘世浪，一肩担尽古今愁。”

看着横尸遍野、战车辚辚的画面，叶永年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康德七年十月间，自己担任搜查班长，参加“三肇肃正事件”的情景：当时日伪一次就捕获“反满抗日分子和嫌疑分子”两千多人。经他手活埋了三十二个，枪毙了四十二个，扔进冰窟窿里二十一个。哼，那场面比这强，是真的。

不知何时，鲍九姨太站到了叶永年身侧，问：“看出神了？叶先生，这是我画的。”

叶永年大吃一惊，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为什么喜欢这种场面？

鲍九姨太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我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自幼，我受武士道精神的熏陶，酷爱征战。世界上本来就是弱肉强食嘛。我十七岁那年，总部派我给鲍督军做姨太太，目的是刺探中国军队的情况。现在大日本帝国失败了，鲍督军没有用了，我该离开他自由了。”

鲍九姨太点燃了一支烟，说：“来，我先为你接风，你谈谈为什么迟到了几个月。”说着举起了酒杯。

“‘八·一五’事变后，我根本就跑不出哈尔滨。我藏了几个月，国民党来搞建军，我参加了建军。他们委任我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松北地区少将支队长，我率队在哈尔滨郊区的正黄二屯袭击了共产党的民主联军，打死六人，抓住

四个。这四个让我给活活打死了。后来国民党南撤，我才有机会跟着跑出来。”叶永年一边大口喝着酒，一边说。

“好！”鲍九姨太端起大海碗，说：“今后，你听我指挥。上面让我们以夫妻名义开展秘密工作。今夜，你就和我同床共枕。来，干杯。”

叶永年九死一生找到上司，又能和艳妇结了伴侣，万分喜悦，一仰脖把这碗酒倒进嘴里。这碗酒下肚，叶永年觉得有些天旋地转，连连告饶：“九姨太海量，我不行了。”

“我叫邢任卿，以后叫我邢小姐、叶太太都行。今天我还有道东北菜，特为你做的，你必须尝尝。上菜。”邢小姐高喊一声。

两个大汉端着盆炒黄豆进来，豆粒还哗哗叭叭响着呢。叶永年虽然醉眼望天转，但他还能看清是黄豆，嘻笑着说：“这黄豆粒子，东北有的是，谁稀罕吃？”

“咯咯……先生，你仔细看看这是怎么做的？”

叶永年好奇地伏下身子往盆子里看。两彪形大汉趁势把他脸按在热黄豆上。叶永年象被攘了刀的猪，嚎叫起来。

邢小姐凑到叶永年脸前，仔细看看。叶永年的脸有的地方被烫起了泡，有的肉被烫烂了。邢小姐满面杀气，柳肩倒竖，怒斥道：“老娘给你化化妆。你脸上有麻子，遇上熟人也不敢认你了。你不知好歹，再嚎，我给你放血。”

叶永年疼得在地上直打滚，不过，他不敢出声了。

四

三月下旬，北京市春意盎然，柳树抽出了新条绽出了嫩叶。令人烦恼的是，从蒙古高原吹来强劲的风，夹裹着黄